

回忆沈绍期师

张遵俭

(湖北省图书馆)



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前校长、武汉大学教授、吾师沈祖荣先生的百年冥寿之期，就要来到了。从他在文华书院毕业、参加书院藏书室工作的时候算起，到一九六五年，他不间断地在中国图书馆界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六十年。

全国解放以后，他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，自学俄语。彼时，他虽然年事已高，仍然亲自辅导青年教师备课，教好新设置课程“俄文图书编目”。直到武汉大学的外文图书编目课程暂时停开，他才离开教学岗位。

沈祖荣先生字绍期，一八八三年出生于湖北宜昌，一九七六年逝世于庐山寓所，终年九十四岁。他在世的这九十多年间，我们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动荡、大变革的时期。他在很年轻的时候，走进图书馆界，同样面对着一个要求变革的局面。在革新的道路上，沈先生有筚路蓝缕之功。

绍期师当时倡导了将欧美公共图书馆(Public Library)的模式引进中国的活动。一九一〇年，他辅佐韦棣华女士创办“文华公书林”。从一开始，这个公书林便呈现出一付公共图书馆的风貌，打出了“向全社会公众开放”的旗帜。当然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事实上这是不能做到的。

中国是图书馆事业发达得比较早的国家。在封建社会里，官私藏书处所已不少，我们现在叫它们做“藏书楼”，形容其“藏”重于“用”、“藏”多“用”少的基

本状态。(这些官私藏书馆、阁，除极少数如“古越藏书楼”外，自己都回避使用“藏书楼”名称)。清朝光宣之际，各省维新派创建的那些图书馆，为士大夫服务的气息还很浓，个别图书馆还有：没有穿长衫的人不得进馆之类的规定，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甩掉藏书楼的面纱。

文华公书林在两件事情上与这些省的图书馆有所区别：

第一，文华公书林信守在资产阶级民主伪装下，美国公共图书馆提出的，所谓“公有共享”，所谓“向全社会公众开放”等口号，实行全面开架阅览，开架外借。这付架势它支撑了二十多年，为各省图书馆树起一面镜子，加速了它们从封建藏书楼蜕变的过程。

我还记得初到文华图专入学的时候，走进文华公书林就感觉到十分别致。大厅的主要部分是私立的，全面开架的公共图书馆，占去全部面积的十分之七。大学图书馆设在一个角落里，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设在另一个角落里，共占面积十分之二强。两校师生也和社会群众一样，享有向公书林借书的权利。这个三分天下的奇特格局，一直维持到一九三八年暑假，日军侵入湖北，武汉即将沦陷，绍期师带领全校迁渝时为止。他坚持这种做法的决心，应是令人敬佩的。

第二，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，全面引进了欧美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所谓“科学管理”的方法和技术。在这一点上，做了当时各地图书馆的楷模。

应该看到，在二十世纪初叶，引进西方

图书馆技术,就好比我们的图书馆工作者,把电子计算机引进中国图书馆领域一样,具有很大的冲击与变革。倡导这样的事业,是要有一定的见识,甚至是要有一些魄力的。当然,这不是绍期先生一个人的功劳。不过,他在当时首先开辟道路的少数人之中,是非常重要的,这是无疑的。

在沈祖荣先生提倡和亲自操劳下,文华公书林率先采用卡片式目录及其他一些先进的图书馆技术设备。沈先生自己编著了一部图书分类法和一部标题录,满足各图书馆分类、编目工作的要求。

当然,在沈先生早期的工作中,也存在着缺点。主要是他有一些“全盘西化”的作风。例如他编著的这本新图书分类法,取名就叫《仿杜威氏十进分类法》(仿杜威书目十类法,1917),顾名思义,就可知道他独立思考得不充分。纵然,他在分类法中把宗教与哲学合并为一个大类,把政法经济作为一个类组提升为大类,还是很具特识的。到了他编译《标题总录》时,思想认识就有所不同了:“我虽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总录作为底本,但在编译时,有增的,有减的……我的用意,一不是好奇,二不是不满意于原著,实在是想求合乎我国图书馆实际的用途……”(《标题总录》自序)

沈先生另有《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改进》一文,谈到建设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基本原则,他肯定地说:“中国式的图书馆,就是合乎中国人的性情。我们取用人家的科学方法,但在实质上要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,如分类、编目、图书馆设备等,都能代表中国的文化。”这段话说明,绍期先生对于图书馆事业应该走中国式的道路的观点,经过长期的图书馆工作实践,在他思想中已经逐渐明确起来了。

沈祖荣校长创办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

校,为二十世纪前期的图书馆界培育了一批业务技术相当熟练的人材,功不可没。

文华图专在抗日战争(1937)以前入学的学生,有专科班十五班,讲习班四班。抗战以后入学的学生,有图书馆学班十五班,档案学班六班。学生人数共有一千左右。现在这批学生的年纪都不小了,但还有不少入仍然坚守在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工作岗位上,有的早已成为图书馆的学者、专家、业务骨干或领导干部了。

沈先生身为校长,几十年来对学生的课业和生活总是全面关怀。他不仅在课堂讲授时认真,在学生实习时要求严格,并且经常亲自查看学生宿舍。有一次我在上课时发现自己把笔记簿忘在寝室里了,就跑回去拿,正碰上沈师查宿舍。我问他:“现在一个学生都不在,您怎么查呢?”他说:“你们的鞋子我都认得,我看看床下面的鞋子,就知道哪张床是哪个同学的”。他平时注意学生的精神面貌,关心学生生活,深入细致到这种程度,真是感人至深。

沈校长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。他曾在《谈谈图书馆员的生活》一文中,谆谆叮嘱大家:“图书馆员要……品行端正……任事忠诚……学问优越……态度温和……”让我们紧紧记住他的话吧。

一九八二年 清明

